

中国
文化
名人
忆
母
亲

守岁烛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
张岱年

主编：邓九平

同心出版社

中国 文化名人忆 录 卷

守 岁 烛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

张岱年

主 编：邓九平



1	忆妈妈片断	端木蕻良
13	母亲	端木蕻良
20	母亲	安子介
24	我的母亲	马子华
33	母亲	雨 田
44	一只斗	张白山
50	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	荒 煤
58	我要个疼爱我的妈妈	冯亦代
62	母亲的记忆	孙 犁
65	母亲	叶君健
74	依恋尘世的苦命人	王西彦
81	母亲的泪光	于黑丁
91	劳苦的善人	陈残云
100	她死时还不知儿子仍活着	杜 埃
108	娘，我的母亲	赵清阁
115	哭我的母亲	冯英子
121	母亲	华 嘉
129	我的母亲	郁 风

139	母亲	碧 野
146	忆亡母	秦兆阳
157	请母亲饶恕我 (节录)	吴祖光
174	母亲新婚时	琦 君
178	母亲的秘密	林海音
185	妈妈,你宽恕我吧	单 复
191	梦里依稀慈母泪	秦 牧
199	献给母亲的小花环	紫 风
207	母亲临终的日子	何满子
213	我的母亲	汪曾祺
219	寸草心	丁 力
224	我的母亲和我的姑母	丁景唐
232	我的母亲	胡 真
244	三娘教子	史 式
254	爱就是痛苦	绿 原
268	我的母亲	管 桦
277	难忘的眼泪	徐开垒
282	最初的记忆	牛 汉
285	母亲的第一次人生经历	牛 汉
290	折翼的凤凰	杨静远
	——母亲袁昌英不幸的晚年	
298	母亲讲我的故事	丁 宁
305	寄母亲	聂华苓

312	妈妈的手	高 莽
316	第一次见到母亲	李若冰
324	追念母亲	叶至诚
353	我的母亲	红线女
358	母亲	雁 翼
366	“人之初”	忆明珠
371	母亲的诗	忆明珠
376	一方阳光	王鼎钧

端木蕻良(1912—1997) 原名曹京平，笔名黄叶、叶之林。小说家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憎恨》 《江南风景》 《风陵渡》；长篇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 《大地的海》 《大江》 《大时代》 《新都花寨》；长篇传记小说《曹雪芹》等。

忆妈妈片断

端木蕻良

“妈妈”这个词儿，全世界不同人种，不同肤色，不同国度的人，几乎都是一样的。要是没有妈妈也就没有人类。所以，人对妈妈的感情，再不会有一种感情可以替代的。

人对妈妈的感情，是最虔诚不过的，我并不认为《圣母颂》，仅仅是一首歌颂圣母玛丽亚的歌，我认为它是歌颂所有母亲的歌。她是那样朴素，那样真挚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，



人类有母亲一天，它就被歌颂一天。

我自己因为是我母亲最小的儿子，在她身边的時候，要比我哥哥们多些，因此，听到她说她自己的话就多些。

人们也许想不到，我写书，就是按照妈妈希望来作的，她是要我写出她的身世来。1932年，我在《清华周刊》发表的短篇小说《母亲》，就是记叙我外祖父的爱女，怎样被我父亲抢亲强娶的。那里面的“小精”等人，名字也都是真的。当我写《科尔沁旗草原》时，有些章节，我曾念给妈妈听，妈妈还告诉给我原来的事是怎样怎样的。我对妈妈说，这是写小说，不能照本实发。我还对妈妈说，她听过的说书讲古的事儿，也不都是真的，也是编的。妈妈笑了。

《科尔沁旗草原》和《科尔沁旗前史》中，有我家世的影子，但不能按图索骥。友人约我写“我的妈妈”，已经一年多了，我因为一直腾不出手，所以拖到今天。现在，也只能写一些零星的回忆，只能说是一点片断罢了。

—

在一个暴风急雨的晚上，妈妈把我裹在怀里，坐在大车上，从镇上新房子里连夜跑进城。

原来，我父亲住进镇上这所新房子，时间并不长。很快就从这儿搬到城里去了。

差。缉私很认真，与人结了仇，吃了官司，那时关人的监狱叫“大封”。他关了没多久，花了大把钱便出狱了，从此，便在家过闲散日子。按照当时习俗，他是长子，有法定继承权，但是，祖父嫌他不能守成家业，父亲的原配王夫人又没生儿子，我妈妈那时在曹家地位是“妾”，所以祖父便把大部分财产土地留给我叔叔，给父亲名下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实际上，父亲是祖父赶出来的。可我父亲谈起这事，还引以为傲，并且声称，他会置办起一大片家业来的。

我母亲在曹家是没有地位的，祖父母都抽鸦片烟，晚上抽完，还要吃夜宵。母亲得一直站在外间屋里应承，侍候着。尤其在冬天夜深的时光，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睡觉的时候，连头发也不敢松下来，只能带着方头翘儿睡觉，头也不敢动，身也不能翻。就是为了第二天早起，头发不致散乱，可以缩短梳理头发的时间，不致挨婆婆的骂。

如今分出来了，单立门户，妈妈只要能离开祖父母，不过奴婢式的媳妇生活，就很满意了，也不用梳那种费事的大方头了。不过，父亲一分出来，就又多事了。又要作生意，又要谋差事，又要往南方跑，原配王夫人死后，还要娶别的女人。不过，我母亲分出来过日子，自命主妇之后，想到自己生的孩子，怎能容别的女人来虐待？就都给扰散了。父亲平时聚谈豪饮，得罪很多人，有的人也会找上家门敲诈勒索。有一次，有位袁乡酋到家来敲竹杠，把父亲说炸了，便从墙上摘下马

刀，要杀这个鬼乡酋。母亲本来是最善良不过的，这次也被惹恼了，同时，又怕父亲真的杀了人，为了转移局面，急中生智，便把炉上一壶开水提起来向这位乡酋脖子浇去，乡酋被烫得大叫，抱头鼠窜。待我稍稍长大，母亲讲给我听时，想到乡酋当时的狼狈像，妈妈笑着说：“从此，这人再也不敢登门，对乡下人也老实多了，还逢人便说：‘看不出黄家二姑娘，可利害哪……’”

后来，父亲几次到上海、苏杭一带游荡，等他回来，发现土匪正在觊觎他家，打算劫持他，于是当机立断，乘着暴风雨，要车夫驾着大车，便连夜从镇上搬到昌图县城里来了。

母亲因为惊吓，便没有奶了，吃了许多催奶药都不灵，找了奶母，也带不好我，只好用炼乳喂我。那时只有一种“老鹰”牌炼乳，我就是吃这种炼乳长大的，所以妈妈总说我从小身上就有了火气。

二

在昌图县城里，父亲租定了马志钧的房子，是一个倒闭“当铺”财东的房子。这时，我还没有记忆，只是后来听人这么说的。

待我稍稍懂事的时候，记得妈妈还梳过一种叫“西瓜灯”的发式，妈妈头发又黑又长，后来还梳过盘髻头。脚下还穿过中间高的原底鞋。

对一般人来说，到外婆家该是一个童年中最难忘的时刻，也是最幸福的时刻，但是，我从来没有到过外

婆家。所以，在我生命史上也永远没写下这一时刻的记忆。

我的外婆死得很早，我没有见过。直到我长到七八岁时，才见到过外祖父，他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时候，回去就死了。也正由于这次会见，我才知道，外祖父的家族是从云南来的，因为，在东北农村，除了占山开荒的老乡，多半都是从山东逃难来的，可是，有人问我外祖父时，他却说：“老家是小云南哩！”云南前面还特意加个“小”字。这“小云南”三个字，我和妹妹都是头一次听说过，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，……但到底有多远呢？不知道。外祖父到过很多地方，给我和妹妹讲的故事都是前所未闻的。因之，我们把“小云南”想得更远，更远……

直到我长大，有了一点儿历史知识，才知道东北有一种站民，多是被外地贬到东北来的。昌图有些村镇的名字，就叫做“五站”“六站”，昌图城里最大一个粮号，到我长大，一般人还唤它作“腰站”。这就是过去驿站的遗留。

这种站民都是发落到关外来的，既有汉人，也有满人。我外祖父就是从东北贬到云南，又从云南贬到东北的。

我妈妈排行第二，还有一位大舅，是跳大神的。满族信奉萨满教，东北跳大神的就特别多。我对跳大神，总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，觉得都不是正常人干的。大舅在我眼里是位聪明能干的人。我曾问过他，为什么跳

大神呢？他苦笑着告诉我，神有心提他当弟子，故意折磨他，他不当跳大神的，居然就犯病。有一次，他生病，神便降临在他身上，说他愿意作“弟子”，病就会好，否则，就会活不长。从此他就跳了大神，被人称为“萨拉子”，当地人听见这个名称，不但没反感，反而有些尊敬的样子。因为他是我的舅舅，又因他自己有一身的病，又被提成“弟子”，还想到为别人治好病，我便有些同情他。

我的姨舅姓苏，我管他叫苏大舅，是位“二大神”，“二大神”就是侍候“萨拉子”的，也叫“宝马临潼”。萨拉子在神附体时，神威大发，逞现奇能。这时，惟有二大神随机侍应，才能把神应对顺心，不致发生意外。另外，如果萨拉子要表现他的神奇，如“穿火鞋”，“缕红缘”，挂“千金轧”等等，别人都不能上前，只有二大神来保驾，两人有问有答，配合得当，才能功德圆满。这是姨舅亲口对我讲的，有些特别词儿，都是他解释给我听的。但是我这母舅和姨舅二人搭档的神奇表演，我并没有亲眼见过，因为我的大舅没有在城里降过神，也没有在城里给人治过病。他不常来我家。他和我父亲不对劲，他不愿意见到我父亲。记恨着我父亲抢去他的妹妹。

我母亲对我大舅很敬重，可是，她却虔诚信奉佛教。她也从未提起请大舅治病，不管是对我家，还是对别人。我父亲信佛，信狐仙，但是不信大神。

6 我和大舅只见过几次面，我觉得他是位正直人。有

一次，我好奇地问他，你给人家治病，要是你自己生了大病可怎么办呢？他很坦然地说：“我不会生大病的，小灾小难，任谁也免不了。但是有一天，神要收我，我就只好去了！”听了这话，我有点毛骨悚然。令我害怕的，并不是由于这些话本身意味着什么，而是他那种坦然态度，直到后来想起来，还令我浑身发冷。

虽然妈妈对我大舅很敬重，大舅来时从来也不送过什么东西给他。只有我大表哥，大舅的大儿子来时，母亲就把早已包好的东西，背着人交给他，由他带回家去。二舅来得比较频繁，他带回去的东西也多。他大都在我父亲出门时候才来的，这很可能是妈妈带了信给他。我哥哥们都上学了，他们大概不知道。但是，妈妈并不背着我做这些事。

过了几年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在聚兴成大院里找了房子，这是个很大的院子。大概有十几户人家住在这里，中间是院落，可以停留十几辆大马车。

我们住在高台阶上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里，我不记得是怎样搬过去的，但是，我记得在傍晚时，父亲在房前砖地上面，放好地桌，独自喝茶。

父亲搬到这儿，才觉有几分舒心。因为正房在高台上面，居高临下，有独门独户的味道。搬到这里来，母亲有什么活动，我这时才开始记得一些，西边有一家代售报纸的，四周用日本式的栅栏和外界隔开，自成院落。还有一家私塾，住在报商隔壁，家中收拾得窗明几净，也是位新派人物。我母亲大概是为了睦邻关系，轮

流和这几家女眷玩“叶子戏”。轮流作庄，谁输了谁请客，叫做“打平和”。

父亲为大哥、二哥请了一位家庭教师，这位教师教的都是些旧学，父亲不满意，便送他们到学堂念新编教科书。我的小妹妹常生病，占去妈妈很多时间。

我还有一位姐姐，是父亲与原配生的，她轻声轻语地管我生母叫妈，几乎使人听不见。她很少和我们这几个弟弟说话，她的外婆家是红花甸王家，是个大地主，常常接她去住。我们县城里，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子师范学校，父亲就要她入校读书。她白天上学，晚上回来备课，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。

母亲进城以后，经常生病，又要带我的小妹妹。我便一直由保姆带着。我一直管保姆叫妈妈，保姆姓王，心地善良，很同情我母亲，对我比她自己生的还亲。这样，我母亲就可以腾出手来，抚养我妹妹了。照理说，我的姐姐同是一家人，我的哥哥们都对她好，妈妈从来也不提我们是同父异母所生。但她对我们几个弟弟都不当一家人来看待。保姆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却比一家人还亲。这个鲜明的对比，一直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。保姆的儿子要接她回家，但因我不放她走，多次都走不成，她又舍不得我，为了这事，她把眼睛都哭坏了。后来，我母亲先安排一位保姆，也姓王，要我跟她习惯后，再让老王妈妈走。但是，我一直不想跟新来的王妈妈，还舍不得老王妈妈。后来，还是老王妈妈的儿子把她偷着接走了。为此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更增加了妈妈

的负担。

在这大院子安顿下来以后，父亲和兴隆昌茶叶庄的掌柜又到南方去了。我只记得妈妈在炕毡上缝制什么，边作边哼着什么歌儿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我似乎看到她无缘无故地落下泪来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才强自把眼泪忍了下去……屋里重又静悄悄的……

这个大院，住户很杂，在东边住着一家朝鲜人，他们生活很紧。这家人家和别人很少来往，也从来没有到过我家。我母亲却常去他家，但也不大进房中去，只在门外说话儿。

这家朝鲜主妇，穿着一身白衣裙，脸上从无笑容。妈妈告诉我，他们亡国了。活不下去，才逃到这里来的。“亡国”这个词儿，还是第一次进入我的耳朵，眼前，又有这么一家人家的形象，使我觉得亡国真不是味儿，会带给人们这样的命运。

妈妈操持家务够忙的，但是在逢年过节时，总送些东西去给朝鲜人家，有一年冬天，妈妈听说，他们家没有生火盆，墙上都挂满了壁霜，就要人送去了炭，说：“这么寒冬腊月，不生火盆，孩子怎么度过这个冬天！”快过年了，妈妈听说，她家买不起肉食，弄了一只狗来宰了。妈妈连忙又给他们家送去了猪肉。后来，才听人说，朝鲜风俗就是宰狗来过年的。妈妈笑了笑说：“那不更好吗？这样，才让他们家孩子觉着更有年味儿呢！”

三

待我八九岁了，父亲就在城北北小壕子买了杏树园子胡同的一座院子。原来，那时卖也有个规矩，首先，是有宗法关系的，有优先购买权。其次，是左右地邻可以先买。如果这些人都不想买，才可以卖给其他买主。凡是要买地买房的，事先都得和这些方面打了招呼，否则别人怕惹纠纷，就不会来过问，房子地产便很难脱手。

原来北小壕子杏树园子胡同这座院子，是我亲姑姑陪嫁的房子，因为没有人住，年久失修，正房五间，东厢房五间，还有一座大门楼，其他便是一片空院落，还有南园子围墙早已倒塌了。父亲正苦于城内没有独门独院居处呢，才决定把它买下来。原来，这个院子他们没有修造完毕，家道就中衰了，所以落得个大雨不当，这点正中我父亲下怀，他想买过来，把它建好，建成内外院落，再种上花花草草，正合他的想法。但这原主是我马姑父的，他嫌脸上不好看，因此，事先并没有向我姑姑娘家家人打过招呼。我父亲正赶上买不到合适的住所，所以，就以宗法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习惯法，硬把房子买了下来。

以前，只听说过有一位姑姑，嫁给马家。姑父是位有名的金花秧子，靠着开销姑姑的嫁妆过日子。待我父亲买这房子时，我们才见到了马家，原来他和我们这座宅子只隔一条横道。我们刚搬过来，马家就说，大门前

的两块下马石，还有大门楼子的基石没有卖，花钱雇人来拆大门楼。这是故意来侮辱父亲。父亲本来是炮仗脾气，当然不饶他。也叫来大批人马，双方大打出手。

本来，父亲已买好砖瓦木料，要盖西厢房，修建二道门，在二门外边栽种花木。因为要争这口气，不许马家拆毁大门楼。经亲朋邻里调解无效，最后，打了官司。诉讼了很久，自然，两方都花了很多冤枉钱。结果由马监督（县太爷）出面买了一对下马石，说是认赔给马家，给两家圆场，这对下马石，谁家也不要，就摆在那儿晒太阳。

妈妈告诉我，姑姑早已死了，遗下一个女儿，名叫马汝媛，妈妈对她很好，因为妈妈对姑姑原有浓厚的感情，从她口中常夸说姑姑生得俊，性格爽朗大方，可惜嫁给这个不成才的马家金花秧子。她只许我这位姑表姐到我家里，不许我们到她家里去，因为，她说马大姑父不好，又抽鸦片烟。不要我们和他见面。所以，两家虽然只隔一道街，院墙对着院墙，我却很少去这位马姑父家。

搬到杏树园子胡同，这院子够大的，我经常在院子里栽柳树苗，修造小花园。我希望这儿能成为一个果园，我和妹妹在果树下玩该多好！父亲也愿意，但是，妈妈不同意，她喜欢吃新鲜蔬菜，所以，她主张把空院开辟成菜园。后来，父亲也觉得种树不妥当，因为我家入少，前后院的树木都长起来，夜里土匪翻墙进来，藏在树丛里，是没法对付的。这样，我便只能种几棵小柳

枝在菜园中间，然后，在那儿修小花园，做假山，和妹妹一起玩。

我母亲总想恢复她在黄家时代的生活，宽敞的房子，房前房后的菜地，一望无边的旷野，……这些，对妈妈来说，都是太遥远了，现在，有了可以开辟菜园的机会，她就真地这样作了，仿佛她又回到那充满自由的开阔的童年里去……

但是她没有想到，正是在这个地方，她失去了心爱的独女，后来，又失去了我的父亲……